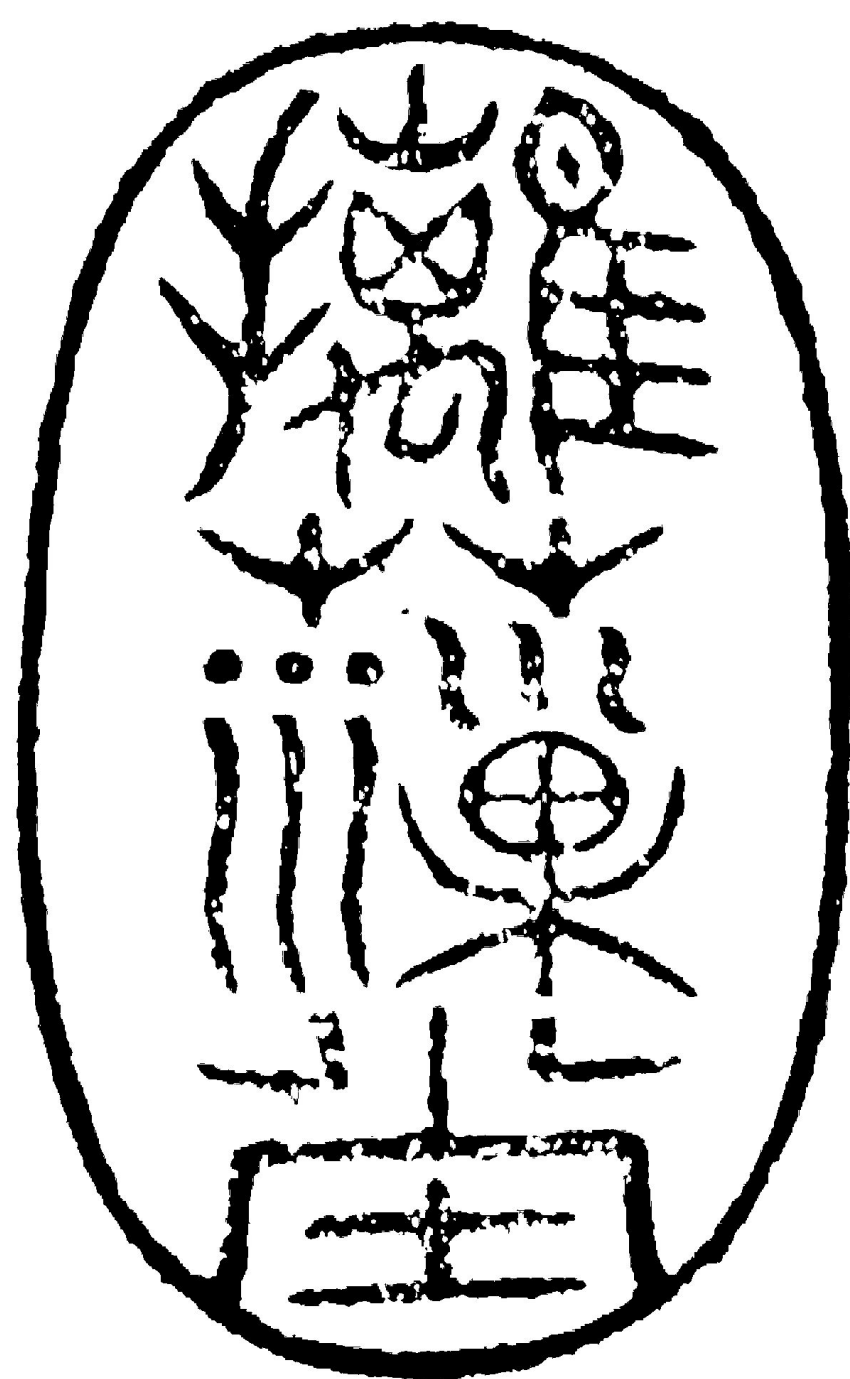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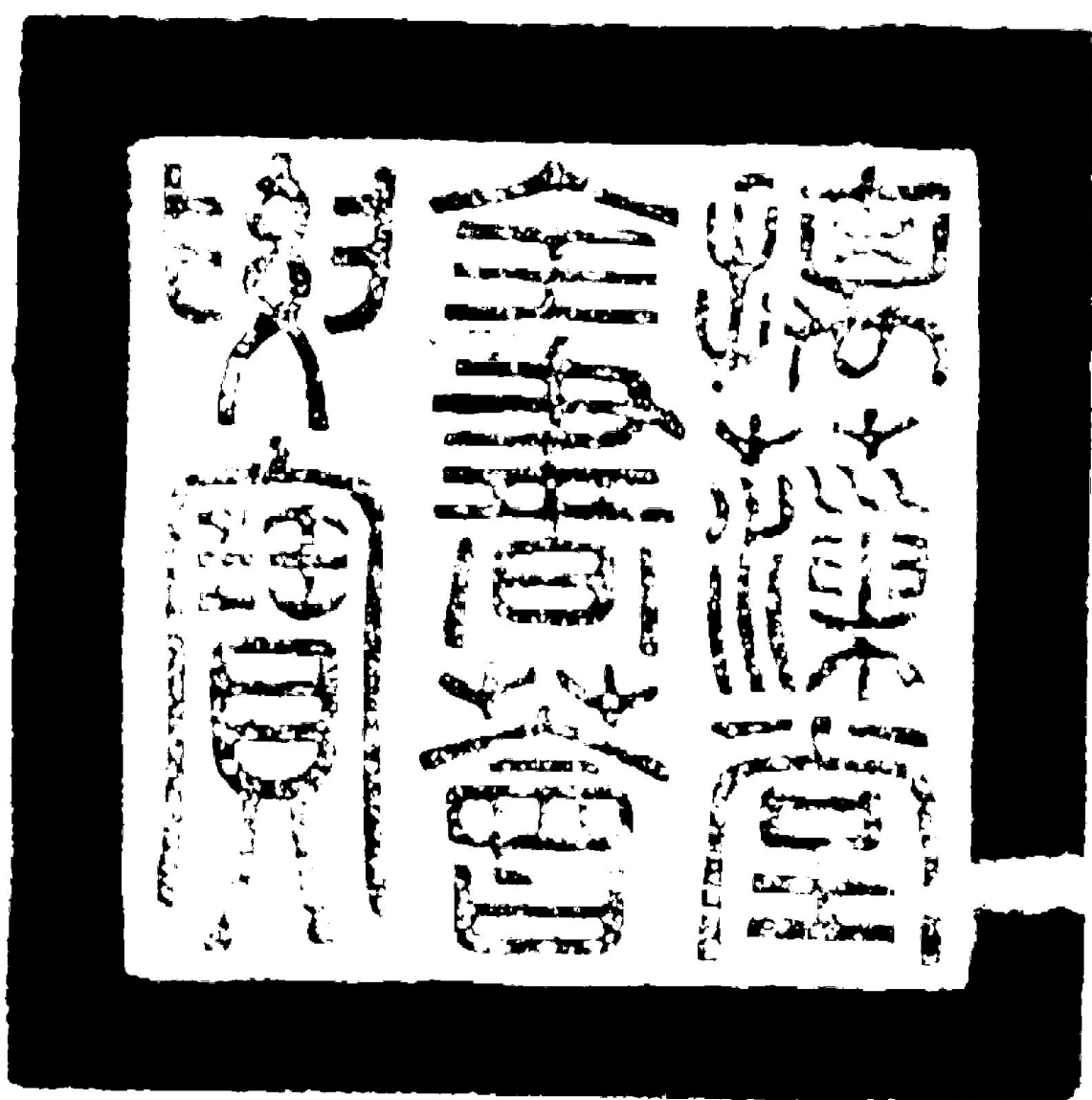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九冊
正史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目錄一卷 宋范蔚宗撰 唐李賢注
梁劉昭補志並注

卷八十七至卷一百二十

九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書卷八十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百二十五

史部

後漢書卷八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樂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

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離被也

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

聲根性方實好絞直

絞急也

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

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

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

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

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

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

宜城縣故城在今襄

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人傭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

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

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

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

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

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

絕跡之虞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

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二

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

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

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

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

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

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

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

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樂巴傳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脩俗事好

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

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

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

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劉

放曰立校學素文當作學校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

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三

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

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

已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

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

翦理姦誣房謂為房於是祇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

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

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遷沛

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

司奏已不敬有詔問已已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已所在尋問之云其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已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已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瑩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已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已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已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四

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已以其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劉攽曰案功不可無少一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已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為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

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

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

瘡瘡征夫不遠嘽音昌善反瘡音管天災不有痛於肌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五

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

敝追亡周之鹿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

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

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

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

利器謂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天降衆

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

於春園

鹿子曰麋乳產也

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

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

○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

上下交競封

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

之鬼高門獲東觀之章豐室羅妖叛之罪

說苑曰孔子為魯司寇七

日而誅少正卯死者悲於寔生者戚於朝野

杜元凱注左傳

曰寔厚也寔夜也

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

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

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諂之人殺直諫

之士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六

趙高以車府

趙高為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閭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

權去已而不

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

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

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

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傳說為相殷復興與焉

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

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

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燮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虜也

竊見故冀州刺

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

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

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

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

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

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

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

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

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

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七

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

鳧藻之士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

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

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

及

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

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

身安得無預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

○劉攽曰案文民當作貨

是以先王觀象育物

敬授民時

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

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

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

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

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所急朝夕之餐所

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

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

使

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

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八

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

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

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

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賈誼

之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

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

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

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

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治

鑄之議

欽刻也音日結反

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列子曰堯

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

童謠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

之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

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

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劉攽曰注

文莫不爾極素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九

天下之

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

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詩小雅鴻雁之篇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

勞于野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

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

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

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

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

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

而太子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

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

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

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

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

之間後夫謂陳涉起斬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

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

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

舉函牛之鼎絰纖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

其一足焉絰掛也音胡賣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詩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貌

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

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

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

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

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

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

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

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

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

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

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

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

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

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

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

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

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

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

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

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也陶既清貧

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

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

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

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

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也

關東破膽四

方動搖威之不来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

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

武關北徙壺谷

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

冰駭風散唯

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

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關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

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

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

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

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時而以三仁為輩

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

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

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

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

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

謠言謂聽百姓風謠

善惡而黜涉之也

時太尉許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

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紕邊遠

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

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

鳳其言忠切帝以讓臧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

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毫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十四

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庶是與氏比

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陳項虞

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曆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

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

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

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運斗樞曰五帝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也

劉歆曰注帝之諦言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

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是帝

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

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

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十五

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

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

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陳忠傳朱

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

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

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比

干而觀其心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為

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十六

聞之者足以自戒

卜商詩序
之文也

正昌其絞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

絞直也訐正也沽賣之也

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

而後諫其君未
信則以為謗已
故說者識其難焉
韓非有說難篇

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

守謝承書云父祥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美之
為清河太守

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

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

脩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

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

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七

竊為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

敢庸回
庸用也
回邪也

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

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

炳耀闕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十八宿也詩傳為五十二宿
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

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爵嗣絲繻

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大君有命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開國承家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

也制姊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嬃令色充積

惟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

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

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簍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

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況

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

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畧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

欽定四庫全書後漢書卷八十七十六

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

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

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妻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

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促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

以嚴刑威以法正○劉歆曰案文當作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

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

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

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

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

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習謂親近狎者賓

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

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

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

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縢絨也以金絨之不欲人開也

欽定四庫全書後漢書卷八十七十九

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慙慙推情言不足採慙慙誠貌懼以觸

忤征營帽悻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

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

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

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

中尹勲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勲並被誅事在

武傳勲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

勲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
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
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
冀帝召勲部分衆職甚有方畧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
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勲後再遷
至九卿以病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官等有
罪免奪封邑因勲等爵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
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三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

謝承書曰弼字輔宣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

中

直方正

猶言中正方直也

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

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

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

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祇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

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

鱗者甲兵之符也

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

鴻範傳

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

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

之病龍蛇之孽也

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

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

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之文也鄭玄

注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

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

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

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

下大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三

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

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

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

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

以為美談

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

合葬見皇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

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

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

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尚書舜典曰蒸蒸又

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

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詞也

今功臣久外未蒙

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

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

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銅蕃身

已往人百何贖

詩國風曰如可贖分人百其身

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

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

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

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二十三

寇至也

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

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

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

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

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

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

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

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

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

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

政於安帝也

梁不損陵慊慊樂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

有識

識協韻音式侍反

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

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

二十三

後漢書卷八十七

後漢書卷八十七考證

樂已傳白上乞退○白上二字舊本作自下

劉陶傳陶為人居簡○宋本作居閒何焯校本疑是倨簡

劉瑜傳關之盛衰者也○何焯曰關字下有脫文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百二十六 史部

後漢書卷八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鄴元水經注云武

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祖父經為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八十八

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

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

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法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可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也

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

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

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